

KEXIN YOKEAI DE ZHUXUE

可信又可爱的哲学

陈先达◎著

人 民 出 版 社

KEXIN YOUE KAI DE ZHUXUE

可信又可爱的哲学

陈先达◎著

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毕于慧

封面设计：石笑梦

版式设计：严淑芬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可信又可爱的哲学 / 陈先达 著. -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 - 7 - 01 - 015381 - 0

I. ①可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哲学－通俗读物 IV. ① B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3926 号

可信又可爱的哲学

KEXIN YOUE KAI DE ZHUXUE

陈先达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9.25

字数: 77 千字

ISBN 978 - 7 - 01 - 015381 - 0 定价: 2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(010) 65250042

前 言

哲学有各种类型，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学样板。无论何种哲学，只要它是真正反映时代精神，都会为人类提供智慧。中外哲学史上那些哲学思想，都是我们的精神食粮。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，但我并不是专业排外主义者，只是精力有限、水平有限，对中国哲学，尤其是西方哲学知之甚少，至今仍引为憾事。

我只能写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文章。这本结集里的文章算不算哲学，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哲学有边界，什么是哲学，什么不是，会有个界限，如传统的本体论问题、认识论问题、人生论问题、价值论问题等，属于哲学王

国的领地，可以说是正宗的哲学。可哲学作为智慧之学，又不应该有绝对的边界，它可以在任何领域中应用。

智慧是不应该有边界的。有边界的智慧不叫智慧，应该称之为专门知识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，它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起到一把万能钥匙的作用，为我提供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。我的这些文章不少并非正宗的哲学问题，而是现实问题。但我仍认为它是哲学，因为我力求从哲学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。至于水平如何，是否有哲学味，另当别论。我喜欢这种写法。是否承认它是哲学文章，并不重要。豆腐白菜，各有所爱，何况在如此复杂的精神领域，多样性是正常的。

我喜欢谈点问题，尤其是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问题。我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，对此不能视若无睹。当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和我讨论构建哲学体系问题时，我总是向他泼冷水：您啦，先不要忙于构建体系，还是从问题出发吧，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问题。不学会捕捉问题，研究问题，忙着构建哲学体系，是企图在沙滩上盖高楼，除了满足自己的思辨癖好外，什么都得不到，弄不好连话都不会说。哲学的确需要概念和范畴，我总觉得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果离不开概念、范畴，不能用中国

话说哲学问题，不能用普通人能懂的语言解释哲学问题，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不出书本和课堂。

文学应该“干预生活”。哲学呢，哲学难道离生活越远越好吗？有的学者是这样主张的。似乎哲学越纯越高尚，千万不能为现实所“污染”，应该由尘世上升到完全由概念和范畴筑起的思辨王国。别种哲学我无权置喙，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这样做。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关注现实和现实问题。当然它的关注方式应该是哲学的，而对问题的回答也应该是哲学的，即能够提供比就事论事更多一点东西。这个更多的“一点”，就是哲学分析，就是对问题回答中蕴含的哲学智慧。哲学对问题的分析，应该能使人举一反三。

并非专门哲学刊物或杂志发表的文章才算哲学，报纸上的文章不具有哲学品格。我不这样看。我想起马克思的《第 179 号“科伦日报”社论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马克思与海尔梅斯展开过激烈辩论，其中就涉及“哲学是不是也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宗教问题”。其实，不仅是讨论宗教问题，可以在报纸上从哲学角度讨论一切重大现实问题。哲学家并非都要安坐在自己书斋中研究纯哲学，写纯哲学文章，更应该关注现实。为此，马克思在上述《第 179 号“科伦日报”社论》中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批评当时德国思辨哲学的话：“哲学，

尤其是德国哲学，喜欢幽静孤寂、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；所有这些，一开始就使哲学同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——经常的战斗准备、急于报道的耸人听闻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。”

完全由纯概念推演而成的文章，高深、思辨，可谁也不懂。这种文章，如同面额巨大的纸币，在市面上不能流通，几同废纸。报纸文章要求通俗，通俗并不等同肤浅。马克思生活在思辨哲学最为发达的德意志王国，康德、谢林、黑格尔都是思辨哲学大家。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纯思辨哲学对青年的危险性。他说过，“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，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，对于还没有坚定原则和牢固、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。”这种哲学为什么是危险的，危险何在？危险在于青年人没有生活体验，又没有真正树立坚定的原则，会陷于抽象思辨的泥塘而难以拔足。马克思自己就曾遭遇过这种危险。他在波恩大学读书期间，沉迷于构建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，几乎陷于疯狂状态。马克思经历这次思想危机后发现沉迷思辨，从头脑中构建体系是一条错误的哲学道路。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后，由于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，特别是大学毕业后的实际工作，找到了一条哲学通向生活的道路。

有人对我说，你的文章有“火药味”。我说不对，我的文章没有“火药味”，我不针对任何人，但有点“烟火气”。我不敢自夸接地气，但至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。对我来说，哲学文章没有“左”与“右”的问题，但有“对”与“错”、“全面”与“片面”的问题。我说过，我是讲理派，凡事都有理，都得讲理。比如，在《批评、抹黑及其他》以及关于教科书风波的文章中，我都是抱着讲理的态度。不讲理，就不是哲学。中国哲学既称玄学，也可称为理学。

比如，在《批评、抹黑及其他》中，我并不认为我们党、我们的政府、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任何问题。当然会有问题，有些问题还不可容忍，包括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，贪污腐败问题。对一些不合理、不公正现象，不仅要批评，而且可以揭露，抨击。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从延安时代起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立下的规矩。一个人如果拒绝批评，老子天下第一，总有一天会演“霸王别姬”。一个政党也是如此。但抹黑不是批评。抹黑是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。不管如何自称为恨铁不成钢，只是欺骗老实人而已。好比全国各个地方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，我把这些问题称为垃圾。批评好比清扫垃圾，是希望变得适宜人居，尤其是建设性批评，不仅告诉你哪里有垃圾，而且具体建设如何清扫这些垃圾。

抹黑不同，它不是清扫垃圾，而是堆垃圾，把全国的垃圾堆到一处，指给全世界看：瞧，这就是中国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！一个是扫垃圾，一个是堆垃圾，这就是批评与抹黑的界限。

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人。在世界历史上，没有戴着白手套绝对干干净净的革命。法国大革命是这样，俄国十月革命是这样。谁要存心控诉革命的“罪恶”，要找材料太容易了。可马克思说过，“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”。我看这个真理是否认不了的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革命，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。中国革命有过错误、包括“左”的和右的错误，有过曲折。既有过无数壮烈牺牲的烈士，也有过被冤屈者，被误伤者。冤假错案都有过。但我们党承认错误，及时总结历史教训并改正错误。何况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，有比任何错误都辉煌无比的成果，这就是建立新中国，把一个原本受尽外国列强欺凌、压榨，一穷二白文化落后的中国，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们当然不是事事满意，但总不能自作自贱吧。难道只应该抹黑，而不能点赞？抹黑，叫骨气，叫气节；而点赞，叫舔碗边，这是什么逻辑！

赞成什么，反对什么，我不遮遮掩掩，也没有必要遮遮

前 言

掩掩。说句掏心窝的话，我已风烛残年，一无所求。我是一个经历过新旧两个中国的人，我的良知告诉我：问题应该这样看，文章应该这样写！

陈先达

2015 年 8 月

目 录

Contents

前 言 / 1

命运与时运

批评、抹黑及其他 / 3

问题意识与怀疑精神 / 10

职业选择与价值导向 / 13

命运与时运 / 22

时代需要可信又可爱的哲学 / 31

从舟水关系、鱼水关系到血肉关系 / 35

不朽的马克思 / 41

“姓马”与“信马” / 48

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/ 52

自由与任性

凡事都有理，都得讲理 / 65

自由与任性 / 74

树立辩证唯物生死观 / 83

谈界限 / 90

哲学论著要有“烟火气” / 93

“一世读书抵封侯” / 96

论“得意拜孔，失意读庄”说 / 100

哲学与生活

何谓哲学 / 111

人为什么活着 / 115

正视死亡 / 118

宗教不等于迷信 / 121

市场经济、市场社会、市场观念 / 125

国无德不兴，民无德不立 / 129

婚姻是个复杂的问题 / 132

幸福中的哲学 / 135

命运与时运

“命”与“运”不存在必然联系，可“时”与“运”则密切相关。“时运”和“命运”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用，有时称之为“时运”，有时称之为“命运”。在互用情况下，命运是关于过去经历和现实际遇的一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；而“时运”则是个人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升降沉浮……

批评、抹黑及其他

批评不能说是抹黑，而是意见。激烈的批评中可能出现情绪化的东西，但仍然属于批评；对社会一些不良现象的抨击，也不应该简单归为抹黑。抹黑绝不是批评，因为它不是意见，而是以谩骂对党和社会丑化。抹黑也不是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。抨击的对象是个人的丑恶行为和某些社会不良现象，而抹黑则是“项庄舞剑”。我们应该欢迎批评，也不会因其情绪过激而拒绝其意见中的正确因素。我们也应该欢迎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抨击，它有利于揭露和制止不良现象的传播。但，我们应该拒绝抹黑。

我以为，绝大多数教员，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员，是

尽心尽职的，是希望把课讲好的。利用课堂蓄意抹黑的人，有，但极少。抹黑不是批评，不是抨击不良社会现象，而是“意在沛公”。抹黑并不可怕，适足以显露自己。最大的危险是来自抹黑中的“理论”误导。似乎有道理，可又是片面之词；似乎有事实，但又是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。似是而非、似真假。误导的危害，还在于它以学术自由为“盾”，足以迷人。但课堂并非论坛，学生并非辩方。在课堂，教员是唯一的发言者，掌握话语权。

我不反对在课堂上发表批评性意见，也不反对抨击不良社会现象，但要正确引导。我是“讲理”派。凡事都有个理，要知理、明理、讲理。批评、抨击与抹黑的区别，就在有理或无理，大道理或小道理上。批评是讲理的。即使态度激烈，但仍然是在讲理。而抹黑则主要是依据个人的政治价值判断。

中国共产党建立 90 多年，全国解放至今 60 多年，为中国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大事、好事，但也犯过错误。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、从不太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。党的领袖人物也是如此。在历史上，由于“左”的错误，有过错杀、误杀。一些革命同志死在同一阵营射过来的子弹，或蒙遭不白之冤。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中，尤其

是“十年动乱”中，同样由于“左”的错误，我们不少干部，有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中曾经也有过大饥饿，如此等等。这是一笔旧债，其中包括深刻的教训，应该吸取。

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错误、清算错误、检讨错误、纠正错误，平反冤假错案，为受难者昭雪，还了这笔债。虽然不少是迟来的正义，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郑重的政党，是一个知错必改的党。对中国共产党对待错误的这种态度，应该是赞扬还是以追求历史真实为名不断算旧账呢？何况某些人心中的所谓事实，并非历史的真实，或历史事实的全貌。

即使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但也面临不少新问题，包括贪污腐败、官商勾结、贫富差距过大、生态环境恶化，以及医疗、教育、住房中存在的种种问题。群众中有些议论，有不满，可以理解。但问题是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正视这些问题，是不是在着手逐步解决这些问题？我相信，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，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改革以来的经验，正在完善依法治国，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，严惩腐败，标本兼治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，努力解决前进中的种种问题。我们不仅应该看到问题，更应该